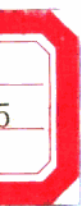


爱得波涛汹涌，
爱得苦不堪言，

索性——

相旋梦舞中

陶陶



美神情缘系列

相旋梦舞中

陶陶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5号

相旋梦舞中

陶陶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 字数:150千字

1996年10月第一版 199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7-5387-0868-7/1·828

单册定价:9.80元

第 一 章

“她在哪里？”

大热天里，室内坐着四个汗流浹背的大男人，微送凉风的吊扇，对他们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

“我再问一次，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问话的章维纶戴着一顶凉帽，一袭衬衫西装裤，再加上个吊带，看起来有点嘻皮又却夹点男人的神经质。

意气风发的他，不时还会将踱步不停脚站直呈A字型，然而，在面对坐在椅子上已经被他询问了将近三小时仍三缄其口的郭济云，他的心就开始恨如切骨。

“组长，算了吧，我们没有权利拘留他那么久，小心被他反咬一口。”

说话的是章维纶的同事，他正紧急的赶着一份报告。阿章的耐力已经令他热得无法再忍受，更遑论是那个始终默不出言的郭济云。

“好啦，组长，先放了他，我们到林边去找找看好了，丞瑶不会有事的。”另一个同事也附和着说。

其实章维纶的心里万分明白，丞瑶是他的未婚妻，他自己管不住她的一举一动，却还得靠捉回这个令她心动的男人来找回她，这似乎有些……讽刺！

“好啦好啦，先放人再说啦。”

说着说着，赶文件的那人立刻将腰际上的钥匙取出，然后将郭济云被铐于椅后的手铐解开，章维纶还来不及出口阻止，郭济云已经倏然起身，在他们都以为他会急急离开的同时，一个挥拳……

那拳头不偏不倚的打在章维纶那张白净的右脸颊上，拳力重到他的嘴角立即渗出血，颧骨也显现瘀青，连带着，那顶凉帽也掉落在一角落。

“郭济云……”

章维纶说话的同时，一记火热热的拳头打在郭济云的嘴边，他的身体被章维纶的重力一推，旋转般的撞击了周围的桌椅，乒乒乓乓的声音接踵而来。最后，他还跌破一个小柜的玻璃，瘫倒在一旁……

然后他冷冷的牵动嘴角，泛笑了起来。

“组长，算了……”

“不行，我一定要关他，就以袭警的罪名，好歹要关上一个星期！”

“算了啦，意思意思关个一天好了，你别忘了王局长的话。”

一听到“王局长”，章维纶的所有冲动立即荡然无存。抽起一张面纸，他抹去了嘴角的一丝血渍，然后忿忿不平地低吼：

“把他关进去，找姗姗来保他，她要是看到他这个样子……”

抱着看好戏的态度，章维纶痛恨郭济云的态度毫不保留的表露在脸上，他的同事虽然不太赞成他的举动，但是，基于同事的道义，他们还是带着些愧疚的心，把赖在地上不愿起身的郭济云扶起，然后带进拘留室里。

关他进去之前，有人终于按捺不住的道：

“这是你自找的，可别怨他，丞瑶一向都很听话的，但自从和你……”

“我有权独自一个人被关吧！”

这是郭济云从被拎进屋里后，第一次开口。

一票人当然是无异议的离开，达成他心里所想要的宁静。而当四下无人之后，郭济云那总不以为然的脸色，开始有了幻想。而这个幻觉，即是章维纶口里叨念不断的毕丞瑶。

“……呃……济云……”

春色无边的呻吟窜进郭济云的脑海里，而丞瑶满足

放松的神情紧紧扣住他的心弦……

“郭济云，我没有得罪你，为什么对我要求特别严格？”

画面闪过两人热恋之前，因舞蹈被指正的毕丞瑶满面愤怒的神情，紧跟着是两人亲密时她充满妩媚的幻觉。

“是这样吗？郭老师，把脚尖往后一提，然后缓缓的伸直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初识的丞瑶，甜蜜的笑容，小心翼翼的生怕做错，以及总是漾着水汪汪的眼睛，无心机的瞅紧郭济云。

“丞瑶……”

再也抵不过脑海中满满是她的影像，郭济云将一双手放在胸前，紧闭双眼，他开始思念起她，然而，疲累的身躯还是战胜了想念她的心……

※

※

※

“他在哪里？”

一个急促的女声如是道，好像永远都相同的开场白，章维纶当然知道这个女人是姗姗，但是，他却不急不徐的将头抬高，然后姗姗的慌然神色便很快的被揶揄的神情取而代之。

“你难道非得像你的名字一样，‘姗姗’来迟吗？”

她最讨厌这个男人了，细皮嫩肉的像是个斯文的上

流社会者，但心底里那份醒醒的小心眼，非但她见了厌恶，就连即将与他成连理枝的毕丞瑶，都选择了放弃。

“我叫什么名字不用你管，济云呢？你那颗嫉妒的心把他给吞蚀了吗？”

笑了，这个男人的笑最令那些自视甚高的女人推崇、爱慕，好死不死，丞瑶却不爱，姗姗更是不屑。

“我喜欢你这么说我，是不是丞瑶叫你这么说的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我打心眼就这么想了。”

“是吗？穿了这一身宛如妓女的暴露洋装，留那一头长得可以卷住男人脖子的头发，想到街上拐骗男人吗？我看，除了同流合污的郭济云看不上，其他的男人都会忍不住要将手放在你丰满的酥胸上。”

章维纶作势般的将手晃呀晃的，晃到姗姗可观的丰胸前，然而，姗姗杵愣不动的神情，令他停止了这愚蠢的举动。

恢复了办案时的正经表情，章维纶这男人说了句姗姗不爱听的话：

“就算他回去了，我还是会捉他归案，并要他交出丞瑶……”

“笑话，丞瑶有手有脚有自己的想法，她爱怎样就怎样，这也不是济云可以勉强得了的，你就明说要冠个罪名在他身上就好了，何必还弄这些有的没有的，济云可

以忍受，我怕丞瑶会受不了！”

“你知道她在哪里？”

握住姍姍纤细的手臂，这个令他第一眼见了便魂魄飞散、酥软了骨头，并散开瞳孔的女人，要不是丞瑶的存在，要不是想与郭济云那个不知好歹的小子竞争，章维纶心想，他会不顾一切的选择她。

“警察先生，我可是来要保释朋友的，而不是来遭受你对我无礼的骚扰。”

姍姍看得出章维纶对她有一份爱慕的心，她知道他不会对自己怎么样，于是乎，言语上她便放肆而无所顾忌。

松开手，章维纶果然被她的一席话给斥退，看他在乎的神情，丞瑶应该不在他那儿才是。

“姍姍……”语气趋向柔和，他心里在想什么呢？“我知道我最近很不对劲，但是，郭济云不该和丞瑶……”

姍姍懂得男人最在意的是什麼，他之所以没对丞瑶下手，那是因他还对丞瑶存着一份婚前予以的尊重，而这份尊重，却毁在济云的手里，他当然会不对劲。

“我早知道他们早晚会出事，从我见到郭济云的第一眼开始……”

那句见到郭济云的话还挂在嘴边，章维纶的脑子已

远远的倏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。

※

※

※

天空是晴朗的，至少在到法克山庄之前。但车子一旦驶进山庄大门后，却在章维纶和毕丞瑶从容的收拾行李，缓缓步行了两公尺远的那一刹那，这诡异的天气却风雨变容的下起了豆大的雨滴。

法克山庄是中部郊区一处观光度假休闲中心，属五星级级的饭店，硬体设施十分完善，软体设计更是精采可观。尤其演艺厅的表演，更是吸引人潮涌入山庄的主要原因。

因为听说法克山庄邀请了有名的山风舞集前去演出，毕丞瑶便向父亲要求前往参观，而章维纶听闻后便顺势提出，愿意请假陪丞瑶前往的意愿。谁知车刚到山庄便遇到了这场阴晴多变的雨。

“糟了，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……”赶紧脱下运动外衫，章维纶可是连眉都没皱的将衣服披在毕丞瑶的身上，“丞瑶，别被雨淋了，前面好像有个仓库，你先过去好了。”

“我过去？那你呢？”

“别管我了，我去车子里拿把伞，你别把衣服淋湿了，快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点去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。”

递个甜蜜的笑，章维纶的体贴就是这么地令人无法抗拒，毕丞瑶只好顺着他的意思，快步的奔向那个仓库。

仓库的门是敞开的，毕丞瑶想也没想的便闯了进去，然后，正在抖落沾在衣服表面的雨滴时……

“为什么？还有七天的公演，你想就这么逃开吗？”

“为何不，我早就受够了你，告诉你，是看得起你，我不会像阿丽一样什么都不说就走，但也不会傻得像珊珊一样，痴痴的等着你。”

“阿苹……”

昏黑的仓库里，毕丞瑶根本看不清楚那对男女的脸，但他们的对话，她可是一句也没错过的听进耳朵里，虽然不是故意的。

“不要拉我，我如果再跟你跳下去，我恐怕会落得跟阿丽一样的下场，断了前程。”

“断了前程？”

好激动的语气，这男人有着令人遐想的低沉嗓音，和维纶那温柔得没有一丝缺陷的声音形成了南北对比。

她好奇地想见见这个男人的模样。

“是呀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么多女人都是从爱上你开始，才会跟你跳舞，但是，久而久之，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才知道，你那双带着忧郁的脉脉眼神是每一个与

你共舞的女人都唾手可得的，没有一个例外，你知不知道？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爱人……”

“我是你的爱人……”

“不，那只是在跳舞的时候，下了舞台之后，你的热情眼神便被冷漠无情所取代，我受不了那份冷淡！”

“不，我没有，我同样的与你们付出情感，付出我所有跳舞之外的时间。”

“济云，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女人独具的嗅觉是你不能体会的，你的世界里，只有一个阿丽，可惜，一个出了名的女人，她是不会再与她事业成为竞争的对手一起跳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济云？很好听的名字，看来，他们似乎是舞者，难道，这法克山庄特别请来的“山风舞集”就是他们口里所言的舞团吗？

咦？怎么突然这么安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
“丞瑶，我找到伞了。”

踏了一步上前，毕丞瑶本想好好的看清楚里面的状况，却也同时被门外奔进来的章维纶的叫声给吓了一跳。

跟着，有一个穿着舞衣的女人，缓缓的走到毕丞瑶可以看得清楚的跟前。

哇，好美！

她的眼神里，有着哀怨悲伤的泪，可是，从那段话听来，不是女方获得胜利的姿态吗？

虽然也被那女舞者的身躯所震慑，但有了毕丞瑶之后，再美的女人便再也打不动章维纶的心。

“那怎么打了个哆嗦？”

“有……吗？有吗？”试图将脸色上的神情调整恢复，毕丞瑶将衣服取下，交还给章维纶，“可能天气有点凉。”

毕丞瑶还想继续编她的理由，但是，那个叫济云的男人却在这个时候从黑暗之中现身，惹得她瞪大眼睛的望着这个吵架中的男主角。

那似乎是电视剧才有的事，维纶对她的百依百顺让刚才那幕有力的吵嘴，变成了毕丞瑶最羡慕的事。

她看到了，但，背脊却也凉飕得令她像着凉似的冷了起来……

这男人的眼神有着强烈的忧郁，和舞者所拥有的轻

盈脚步，及那身令人动容的身段……对了，她几乎忘了那个叫阿苹的女人口里所形容的他，没想到……她以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。

这种男人到哪找呢？

漫画里最不真实的画面，竟在她眼前发生了。

“承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他始终没看自己一眼。

唉，我太平凡了，就像舞蹈老师说的，我只适合维纶，只有他这种爱家的男人，才会喜欢我这个犹如邻家长大的女孩。

“承瑶……”

“我没事呀！”

微扬嘴角，毕丞瑶对这短短几分钟的精神外遇，一点也不感到任何的耻辱，相反地，她的心情有着空前未有的快乐。

外遇？

真好笑的形容词,对于维纶那如坠云雾中的神情,除了吐吐舌头表示不是故意以外,她没法对这个稳重的男人做点什么解释。

※

※

※

雨持续的下着，望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，丞瑶不免被这种天气给打散了来时的兴致，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可以变成好天气？

“丞瑶，睡了吗？”

是维纶，这么晚了。

提表一望，不过才八点而已，毕丞瑶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一样。

启开了门，她脸上习惯性的挂了笑，好似第一次在爸爸审判的法院见到他时一样，那时候的他不过是个小刑事，但他却因为破了很多大案子，再加上力争上游的考取了高普考，在短短的三年内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刑事组组长。

“你今天很魂不守舍哟，告诉我，是什么事？”

揽起她纤细的腰，这是章维纶最亲昵她的方式，也是她最能接受的方式，谁教她才二十三岁，离未来的检察官岳父要她二十五岁才能结婚的距离，还有两年，他相信这两年内，她会更死心塌地的爱着自己才是。

“我哪有？”

“还没有，你那一点小心眼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，怎么？下雨天让你心情难过了吗？”

是呀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；但是，毕丞瑶不爱那种被人摸得一清二楚的感觉，偏偏，这是维纶最拿手的事。

唉，谁叫他是自己的未婚夫！

“你又在心里叹气了？我不是告诉你别这么把气放在心里，想到不痛快的事就要讲出来，好吗？”

“嗯，我尽量。”

好像是应付一样。

这维纶才二十八岁，但却好像父亲一样，把自己的一颦一笑拿捏得毫无差错，她其实不需要两个爸爸。

“还在忧郁呀，好吧！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是，见你这么不开心，就告诉你吧！山风舞集今晚九点在餐厅大堂里，举办一场现代爵士风，我有两张票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抢走章维纶才刚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票，毕丞瑶像个孩子似的，欢天喜地的猛亲着那两张票，让维纶看得有些吃醋。

他似乎还不如那两张票，虽然他们曾亲密的触及双方的唇，但那却只是孩子似的吻，这丞瑶不喜欢的事，似乎多过他所能想像的。

不过，这才代表她的纯真，要世故的女人，以他章维纶的条件还不简单，何必在寻觅了这么许久，才确定了丞瑶，娶妻当然要娶德，像毕丞瑶这么单纯的女人，冠

绝古今，他自是自信的不得了。

“糟了，现在都八点了，我都还这么邋遢……维纶，你先到大厅坐一下，我换好衣服、上好妆，马上去找你。”

“好，别慌成如此，反正就在一公尺不远的地方，你慢慢整理，会有时间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没有好看一点的衣服。”

“丞瑶，丞瑶……”按住她不安的肩，维纶为她慌了手脚的模样深深着迷，这女孩脑子里总在预测着最不好的结果，然后往往在事情一发生后，就开始欢天喜地的认为自己的境遇是多么幸运，其实她不知自己是在容易满足的情况下，心情很容易快乐，“我到大厅等你，别忘了你是不用打扮就会很美的女孩，知道吗？”

亲了她的脸颊，维纶的笑容给了她无数的信心，也可能正是如此，所以她总是在毛躁后，又有充分的时间仔细思考。

匆匆的奔至刚才才放妥的衣柜，拿出了几套她特地带来的服饰，然后，便一一穿戴起来，并且在镜子前搅个没停。